## 十七歲的遺言

我明天就要十八歲了。

默默地把幾天前剛烙下的文字,全選,不假思索地按下鍵盤上的迴車鍵, 倒退到文件檔案中的第一行,成為了一片空白,我決定將原有的文字全部刪 除。今天的夜晚只有風聲,但風聲沒有打算離開這座舞台,吹動起樹葉落在漆 黑的柏油路上,譜著自創的、小調的樂章。睡意不願敲起我的房門,所以我一 個人蜷縮在書桌的微光旁邊,很冷,聽下午的新聞說今天寒流來襲,夜晚的氣 溫下看十度,我被強迫知道十度是的什麼感覺。

高三這年不斷地在考試導向的泥淖裡掙扎,為了讓自己早日脫離這苦海, 只能努力在第十七層找到向上的路,找到梯子爬上,又不小心滑落,如此日復 一日。老實講,十七歲幾乎是人生中最為無感的一年,每天不是三角函數的小 考卷,就是英文翻譯的考古題,之所以無感,乃是把這樣的任務當成是例行公 事,類似於角色養成計畫的遊戲,角色養到十七級的時候,就必須吃掉經驗值 數萬的密錄,以幫助角色在後續的發展更為順遂。

回想起快要在腦海中被考科蹂躪成膠濁混沌,十七年間的記憶,他們大部分早已模糊到只能成為潛意識中偶爾出席的稀客,到舊地或是遇見故人時被淺談幾下。忘不掉的才是最難以忘懷的,小時候被父親責罰在家門口跪著一個下午,當作蚊子們的自助餐的畫面;十歲騎腳踏車側翻摔倒在中庭,膝蓋被擦出一道血肉的痕跡,傷疤在隱隱作痛;十六歲那年談了一場只有對方的戀愛,把自己親手拗成別人喜歡的樣子,留給自己的滿目瘡痍。那些不堪入目的場景,一幕幕如跑馬燈顯現在眼前。它們集結起來,以十七歲的最後一場不安當成骨架,送給了黑夜作為主將,正朝著我的房間行軍。

「如果在十八歲的那天死掉,把自己的生日與忌日在事件簿上紀錄為同一天,究竟會怎麼樣?」

或許是大考成績即將在十八歲生日那天公布,焦慮推倒信心的圍牆撲來, 睡意卻仍無法繞過斷垣殘壁來到,這幾天腦袋裡不斷萌生這樣的念頭,我已經 快分不清這到底是等待捕捉我的生命的惡魔在勾引我去尋死,還是天使想提早 讓我解脫。我仔細思考了幾種死法,找不到自己可以負擔,死的當下又不那麼 疼痛的方法。不能讓任何人在我死以前發現我會用任何方式死掉,所以必須偷 偷地準備,那樣子的話又必須刪掉許多選項了。

頭痛欲裂。夜裡的風持續加速,已經從中板的 A 段結尾進入 B 段,稍快板的小節,音階急遽向下,形成一種黑暗而恐怖的節奏。睡意正式放棄進入已失守的城池,我打開房門,腳底冰冷,望下房門外已漫是黑夜的領地,出不去了。

「你必須現在就做決定。」

腦內不斷浮現未知的聲音,轟鳴聲越來越大,到了震耳欲聾的地步。我不敢出聲,恐懼已經直擊我努力堅守的主城。

## 「我找不到死的方法。」

唯一一次抵抗,沒有任何外力協助,我試圖一個人抵著黑暗的進攻,保護著腦袋那僅存的,尚未被佔領的芳草地。無法死掉,我嘗試著告訴自己不能死掉,那一點微弱的聲音在每一片腦葉間迴繞。我還不能死掉,死掉之後世界不會因此改變,剩下的人只會因為我的死而被淚水淹沒,那種恐懼不會離開。

但那就是我被淹沒的時刻了,在一片被黑夜刷過色彩的海水裡浮沉,拼命向上游想獲取氧氣,海水灌進鼻腔,一股嗆辣,我卻沒有窒息,抱著胸浮在海面上。我不想在十八歲以前死去,不想用沒有麻痺的方式死去,我還沒有光明正大地進到店裡面買酒,還沒有騎著車環島一圈,還沒有看過那成年以後,不再被禁錮的自由之身。

一陣隆隆聲漸強,C 段接續在後演奏起來,正在以一種絢爛的方式轉為大調,彷彿是十八歲的序章。

十七歲的自己已經難以掩飾他苟延殘喘,他只能走到路的盡頭,往後的路已經不是他所能走的了,那邊的荊棘不少,同樣是滿地泥濘,但十七歲的自己會承受不住。十七歲在憂鬱的小調中奄奄一息,十七年裡記憶沒有必要全部備份、移轉,再存檔到另一副身軀裡複製相同的劇情,有些記憶總該隨著年齡增長被移除,那些不堪入目的過去必須得主動銷毀在舊的那台硬碟裡。

「我知道我明天就會死去,最後像星沙般飄零,帶給自己一點璀璨。十七年的時間裡,太多的痛苦無法忘懷,我也不期待你會明天就忘記了,但你要記住那些美好的回憶,那些你曾受過的鼓勵。你不必死,至少不能現在就死,」十七歲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如此說著「未來的你已經不是只剩最後一天生命的我了,十八歲,你必須有著更堅強的內心,那種不顧一切的企圖心,還要更愛自己,雖然你可能會在那段我無法走過的路上被許多砂礫絆住,但那就會是你欣賞路邊花草的機會了。那些不愉快總得要忘記的,如果難過了,那就把自己關起來,喝點我聽別人說很有用的酒,應該會有幫助的吧。」十七歲結束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場自白,訃聞在破曉的時候現形又消滅,十七歲的死只不過是剎那間的事情。

十七歲的喪禮沒有一絲悲傷的氣氛,典禮上有蛋糕,和外送過來的兩盒披薩,沒有人會佇立在棺材旁掉淚,那有違典禮的歡快氣氛。有人在點起蠟燭,那個沒見過的人吹熄了蛋糕上的十八根蠟燭,大家為他鼓掌,明明十七歲才剛過世沒多久,大家很快地忘記了十七歲的死,迎接了另一個人的到來,愉悅的心情就這樣如大軍壓境蓋過了本該是滿場哀吟的場地,喝著紅酒,踩著 D 段終章樂音打起節拍,跳著舞。空間裡他們都正在喊著。

「十八歲,生日快樂。」